

Grigel
巴加塔克典

SREČKO KOSOVEL

整数 26

〔斯洛文尼亚〕科索维尔

著

袁沉

译

整数 26

著

译

袁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数 26/(斯洛文)科索维尔著;袁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巴别塔诗典)
ISBN 978-7-02-012770-2

I. ①整… II. ①科… ②袁… III. ①诗集-斯洛文尼亚-
现代 IV. ①I555.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198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0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5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70-2
定 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 序

科索维尔（Srečko Kosovel，1904—1926）是斯洛文尼亚历史上的天才诗人，他的诗集《整数26》（*Integrali' 26*）收入了诗人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融合诸多先锋流派，奠定了科索维尔先锋派诗人的地位。

1904年科索维尔出生于克拉斯（Kras）地区的一个小镇上，邻近的里雅斯特，隶属奥匈帝国统治地区。在克拉斯地区被意大利吞并前，科索维尔沉浸在斯洛文尼亚的文化氛围内，的里雅斯特拥有斯洛文尼亚剧院和文化中心，因而他能够很早就熟知斯洛文尼亚文化和语言并展现出一定的才华。十一岁时他的诗就在儿童杂志上出版，诗歌描绘了的里雅斯特的美好。人们曾经将他比作兰波，二者共同点之一就是早年经历战争、目睹过人类的悲惨境遇。在他的青少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他的家乡靠近战场，战争对他产生了创伤性的影响。1916年，科索维尔和他的姐姐移居今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求学，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居住在那里，也是在那里他开始了真正的诗歌创作。当时他的诗歌大多警示着

欧洲文化的腐朽和毁灭，抑或是钟情于家乡克拉斯的美好风光，多以印象派或者表现派的风格进入人们的视野。但随着他将更多笔触涉及斯洛文尼亚人民的苦难，更多地痛斥意大利的统治，他作为“一战”中民族斗士的一面开始鲜明起来。

1922年，科索维尔进入卢布尔雅那大学，并创办了一个年轻团体的文学杂志《漂亮维达》。此前他的家乡被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控制，加之南斯拉夫王国在意大利法西斯压迫下的不作为，刺激了科索维尔转向激进的政治和艺术观点。1923年秋，他创办了“伊万·参卡尔（Ivan Cankar）”社团，就种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展开讨论，发表公报等。1924—1925年，随着科索维尔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意大利未来主义、德国表现主义、泽尼塔主义、柏林构成主义和俄国构成主义，他的诗歌走向了实验的阶段。1925年科索维尔编辑了一本名为“青春”（*Mladina*）的杂志，并且对这份期刊抱有很大期望，试图打造一个国家的左翼宣传阵地，并吸引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艺术家。不仅如此，1925年还是他转向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的一年，他正准备与构成主义艺术家奥古斯特·彻里尼高伊（Avgust Černijoj）合作，创建一个新的现代主义杂志并提议命名为 *KONS*。“Kons”

是斯洛文尼亚语中构成主义（konstruktivizem）的缩略语。也是在这一年，科索维尔开始写作他著名的构成主义诗歌，并将它们简称为“konsi”，有“kons”的复数之义。与此同时他还计划出版自己早年的诗集，并冠之以“金色的船”，想以此来完结早期的诗歌风格，但最终由于出版方和朋友的否定而作罢。1925年不仅是他文学思想转向构成主义的一年，也是他政治思想开始左倾的一年，他将自己视为无产阶级作家，为此他曾设想成立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和出版社，以期他的构成主义诗歌可以由此得到出版。然而事与愿违，1926年因归乡染疾并且加重，科索维尔死于脑膜炎，年仅二十二岁。1925—1926年，科索维尔的政治观点转向左翼，诗作也转向了大胆、奇特的实验风格，在语言上采用了多种创新：放弃语法和逻辑，充满想象，编排自由，采用数学符号和独白、意识流等。《整数26》中的《构成5》^①一诗是他先锋性的代表作。由于英年早逝，他的构成主义诗歌在他身后四十一年即1967年才得以面世，这本诗集就是《整数26》，这时人们才关注到科索维尔诗作的先锋性，他也开始对当

① Srečko Kosovel. *Integrali'26*. Cankarjeva založba. 2003. 129; 后文注释略为 *Integrali'26*，见本诗集第22页。

代诗人产生影响。

科索维尔十分坚持构成主义艺术思想，而构成主义指的是俄国构成主义，即1919年兴起于俄国的艺术潮流。俄国构成主义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艺术运动有很大影响，主要涉及建筑、工业设计、电影艺术等领域，是俄国未来主义在“一战”以后的发展结果，其主要先驱者将构成主义定义为物体质感（faktura）及其空间存在（tektonika）的融合。构成主义十分强调空间性和立体性，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了《整数26》的诗歌中，但是科索维尔作为先锋代表，并没有局限于一种现代主义潮流，而是在诸多现代主义潮流中，博采众长，应用多种现代主义手法，来实现自己最终的构成主义诗歌理想。

基于诗歌翻译和分析的体验，译者能感受到科索维尔意图通过“蒙太奇”和形式创新等现代主义手法，来打造具有空间感及和谐感的诗歌意境。蒙太奇作为电影艺术用语，在《整数26》中却能被用来贴切地表达科索维尔在描写情景时的跳跃式转变。诗人在《海军上将》^①、《构成：ABC》^②和《没有灵魂的东

① Integrali'26, p.123; 见本诗集第14页。

② Integrali'26, p.119; 见本诗集第8页。

西》^①等诗中都采用了这种的手法。

作为科索维尔的先锋实验之作，《整数26》里面的诗歌中有许多他创作发挥的地方，大量的拟声词被运用其中，而且有些仅是他自创的拟声词。《在金字塔上》^②描写“电动机/嗡嗡作响，嗡嗡，嗡嗡/在我的牙齿边”，把机械的聒噪和人的痛苦与烦躁联系起来；《我的黑色墨水瓶》^③以“哒，哒，哒。/啊啊啊/啊啊啊”结尾，试图模仿“感伤的猫”和“金色的小提琴”，在笔尖迷茫游走的时候，在如雾、失聪的国家里，一同发出尖锐的声音；还有“嘿，嘿”声模仿木马上国王的笑声，和那“兵”的一声终结《没有灵魂的东西》^④。这或许只是简单的噪声，抑或许诗人以此来暗示滑稽国王的落马。重复的拟声词也有着极强的讽刺和烘托效果，不仅强化了上文中说明的或烦躁或迷茫的情绪，有时还能达到反衬的作用，《球形镜》^⑤一诗中有“秋天来到古董收藏家身边。/他们的商店满是古董。/叮，叮。/在铁楔上上吊。”商店门口的铃声本来是充满生命力的，然而接下来一句与

①④ Integrali'26, p.136; 见本诗集第27页。

② Integrali'26, p.126; 见本诗集第18页。

③ Integrali'26, p.133; 见本诗集第23页。

⑤ Integrali'26, p.142; 见本诗集第33页。

之形成巨大的反差，反衬出现实的阴暗和残忍。更有《X号诗》^①中的诗句“哦我年轻的时光，/如照在阁楼上的安谧的阳光。/在屋顶周围感受到酸橙的香味。/吡，吡，吡，吡/死了/人/人/人。”这其中的拟声词则是科索维尔随意创造的声音。混乱、聒噪的声音，一反前几句的静谧氛围，直接把情境带入下一句恐怖的现实。在《拉的什大人》^②中，诗人表达“我想要一个人/逃离到田地/和雪中/到白色的安静的心中/沉睡，沉睡。”本是恬静安宁的画面，可下一句诗人说道：“死。/红烟囱唱歌，突，突。/噜，噜，噜。/不安静”其中最后的拟声可以看作是红烟囱的噪音，在“死”的带领下营造了充满死气的氛围，“不安静”的噪声扰乱了所有，或者是死亡的存在威胁了所有。这里的拟声作用，和在诗句中拟声词的大写和突出，增强了画面感，将其与前文所反衬出的感情和情绪扩大化，在这里就是一种安宁感被打破、和平被混乱威胁的恐慌、无奈。拟声词在部分《整数26》的诗歌中发挥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有的甚至转变了诗歌意境，原因之一是诗人充分发挥想象力，试

① Integrali'26, p.144; 见本诗集第34页。

② Integrali'26, p.159; 见本诗集第57页。

图还原真实的声音，或者他脑海中回响的声音，如“吡，吡，吡，吡”的声音就是诗人想象出来的死亡、痛苦的声音。

为了进一步表达出更多的诗歌内涵，诗人还大胆地创造出新词来增强表现力。《整数26》有《血统》^①一诗：“奴隶。/奴隶 仆从。/奴隶 小仆从 仆从。/奴隶 小奴隶 小仆从 卑贱者。/奴隶二世。/奴隶 小卑贱者三世。/小仆从四世。/雅内兹卑贱，胆怯，虚张。”在斯洛文尼亚语中，“suženj”是“奴隶”的意思，“hlapec”则意为“仆从”，科索维尔运用“evič”即表示“小”的含义的后缀，创造“sužnjevič”和“hlapčevič”分别来表示“小奴隶”和“小仆从”之义；同样地，“ponižni”意思是“卑贱者”，诗人则以“ponižnjevič”来表达“小卑贱者”的涵义。由此我们能清晰地看出诗人的良苦用心，通过一代代奴隶、仆从和卑贱者的世系血统，诗人试图传达出一日为奴就永世为奴的意味，将“卑贱，胆怯，虚张”的苟且之人贬为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仆从和卑贱者。最后一句中的“雅内兹”是斯洛文尼亚常见的男性名字，因而诗人以此来泛指

^① Integrali'26, p.194; 见本诗集第105页。

卑贱可怜的盲众，以讽刺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寻求改变，来结束奴隶、仆从或者卑贱者的血统。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词语“Nihilomelanholije”，则是将“虚无”(nihil)和“忧伤”(melanholije)两个词合并成一个新词来表达更加复杂而深刻的内涵——“虚无忧伤”，这个词在诗集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一篇《失望》^①中，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在黑暗现实中的痛苦与愤懑，“我们全都病了。/我们不得不死，/不得不死，/我们不能忍受，/我们不能活着”。“虚无忧伤”在该诗中表现出了诗人的无奈，即从字面上看到的那样——“忧伤”是“虚无”的。“太阳照在黑色裸露的树杈上/安静地照，当有人死的时候，/太阳照着。/虚无忧伤。”在死亡的黑暗现实面前，一切冷漠和忧伤都是虚无而无意义的，但是诗人却在全诗不停地重复“我”“无敌”。或许在现实的残酷和虚无的忧伤面前，只有相信“无敌”的“我”，诗人也许才不会感到特别的“失望”。“虚无忧伤”第二次出现在诗歌《虚无忧伤》^②中，“死亡之眠的蓝色的马/踏行穿过雾霭。/睁开的死亡的眼睛/照进温暖的病

① Integrali'26, p.179; 见本诗集第84页。

② Integrali'26, p.293; 见本诗集第229页。

态的烛光。/穿过无法唤醒的/被杀的暴风的最强层帘/无法燃烧的火焰照耀着/正在陷落的圣坛。//虚无忧伤/将怠惰加诸黑色的凝视。/在坟墓里年轻的逝者入眠/并陷入永远的失忆。”这首诗虽然缺少了前一首的丰富含义，只是单纯地描写无力、消沉的失落与忧伤，但是复杂、多重的画面将悲观和虚无的情绪渲染到极致。德国画家弗兰茨·马尔克的著名的“蓝色的马”本是纯洁温和的象征，然而科索维尔将其与死亡相联系，并营造出行走雾中的阴冷氛围，继而又加诸重重阴暗的意象“死亡的眼睛”“病态的烛光”“被杀的暴风”和“陷落的圣坛”，使得痛苦与无助的气息扑面而来。最终年轻人死去，没有人会记得这所有黑暗的现实，因而现实中的人们的忧伤是极其虚无的。科索维尔用自创的词汇将诗歌的主题点明，道出了复杂难言的情感。整体而言，科索维尔在词汇的使用上十分用心，通过拟声词及其重复，营造出丰富可感的氛围，辅助诗歌的情感表达；另外他还创新用词，无论是拟声词还是实词，他都借助来传达难以言明的复杂内涵，传达的意义独特而到位。遗憾的是，由于译者水平所限，无法将更多的词语使用现象一一清晰阐述，例如诗人使用了大量的欧洲其他国家语言，有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

穿插其中，诗歌所用词语的押韵也难以准确地展现出来。

科索维尔在《整数 26》中采用了未来主义诗歌的许多突出手法，许多诗歌形式上的革新与创意都与未来主义的影响紧密相关。科索维尔大量地采用排版的方式去创作，例如不同的字号、字体和颜色，随性的拼贴排版方式；他通过不和谐的拟声法、数学符号和等式，来发挥暗喻的作用；报纸拼贴和几何图形也在诗歌中出现，从而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这些都是科索维尔的实验性创作。他还注重现代性和机械化，并使用诸如 *gibanje*（运动）、*prostor*（空间）、*svetloba*（光）、*čas*（时间）、*celica*（细胞）、*atomi*（原子）等词。首先，经常出现的大写、变换字体和各种排版方式突出和强调了某些诗句，抑或是通过特定的排版来有目的地表达出具体内涵。《纪念日》^①一诗有诗句“迷茫的现在，/迷茫的未来/没有目标的斯洛文尼亚人”，后半部分加粗即为科索维尔使用大写的部分，用突出的字眼来表达失落与警示。同样地，《外国与我们》^②的“什么潮流，什么是欧洲主义和人道主

① *Integrali'26*, p.155; 见本诗集第 51 页。

② *Integrali'26*, p.154; 见本诗集第 50 页。

义。存在”中“存在”二字也以大写和大号字体凸显出来，以此来呼喊在无数表象的潮流下，人们的生存才是最真实的真相。《拉的什大人》^①中以放大的拟声词，充分将脑海中的声音效果扩大，把充满恐慌、无奈的“不安宁”添加到死亡的“红烟囱”吞吐的画面中去。《警察》^②一诗将“青蛙”一词字体放大，“绿色的青蛙议会”原文也都全部大写，从而给人以昭然若揭之感，充分将诗人试图讽刺，嘲弄政治、官方的意味表达了出来。改变字号和字母大小写的手法在《整数26》中被多次使用，在155首诗中的27首诗中出现过，是科索维尔的常用手法。除此之外，诗人还会以奇特的手绘来为诗歌添加意义或者辅助内容，典型的是诗歌《灰色》^③。诗歌起初描述消沉灰暗的生活，传达出巴尔干半岛上混乱阴暗的气息，继而诗人通过手绘的图形和注释，将自己脑海中的概念和想法抽象地表达出来，虽然模棱两可，但是依稀可见诗人对表面的疲软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看到了活动、实际工作和未来的基础。诗歌结尾提及的费尔南多指的是当时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独裁者，而这一结尾又将

① *Integrali'26*, p.159; 见本诗集第57页。

② *Integrali'26*, p.176; 见本诗集第79页。

③ *Integrali'26*, p.156; 见本诗集第53页。

诗歌从对未来的探寻拉回了无奈的现实。此外《球形镜》^①和《酒中的心》^②中也都有诗人手绘的有独特排版的诗句。特别是《球形镜》中诗人用手绘图形中的词汇组成了一具完整的话：“你为什么放走了金色的船，放到了沼泽去？”在诗中诗人以球形镜为喻，描述被扭曲的世界和生活，用混乱的声音和意象营造混沌迷茫的感觉，但是最后这句诗人以独特方式写出的诗句，含义并不清晰，科索维尔在《整数 26》之前有一本汇集他早期诗歌的诗集《金色的船》，也许诗人是对美好过去的逝去表示无奈，抑或只是想责问一句谁来对这现实的陷落负责。虽然对话的对象模糊，但是可以从这句话中体会到深深的不忍与心痛。这也许就是诗人用残破的碎片的方式“画”出诗句的原因吧。在未来主义流派艺术手法中，有其流派独创的楼梯诗和台阶诗，皆是建筑等造型艺术的空间概念引入到诗歌创作中，从而形成立体诗歌，其中有阿波利奈尔的图画诗最为著名，而《整数 26》中最贴近这种图画诗的当属《镜前人》^③。一般来说，当人们看向镜子的时候，能看到真实的自己，然而在诗人眼中，

① Integrali'26, p.142; 见本诗集第 33 页。

② Integrali'26, p.138; 见本诗集第 29 页。

③ Integrali'26, p.198; 见本诗集第 109 页。

世界是灰色的，没有真相可言，即使面对着镜子，映射出来的都是谎言，你和我，所有人都是灰色的，虚假的，因而诗歌“镜面”的排版形式，即刻就能将读者带入诗人面镜的情境中，倒映着的诗句好像诗人自己脑海中灰色世界的映像，“镜面”的画面效果辅助诗歌更加到位地表达了诗人的对现实的失望和低落的情绪。

《整数 26》处处散落着科学用语，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等，而这些用语或用于指示现代科学，或用于传达具体的意义。后者以《构成 5》^① 为典型：“粪便是金子 / 而且金子是粪便。 / 二者 = 0/0 = ∞ / ∞ = 0 / A B < / 1, 2, 3. / 没有灵魂的人， / 不需要金子， / 有灵魂的人， / 不需要粪便。”诗歌中代表“无限”的数学符号“∞”，被用来表达他对金钱的观点，金钱的确万能接近无限，然而实际却是如粪土一般，价值为零，比任何事物都渺小。再如第一首《构成》^② 中，诗人提到了部分科学术语，用以表达对人性的呼唤：呼吁人保持本性，不要被机械驯化。“何蒙库鲁兹”即炼金术、造人术，诗人以此来抒发对不和谐科学的排

① Integrali'26, p.130; 见本诗集第 22 页。

② Integrali'26, p.127; 见本诗集第 36 页。

斥。但是一般来讲，所用的科学用语并没有表达出具体的意义，而是作为科学的代表出现在诗歌中。现代科学作为主宰未来的一部分，也是科索维尔所憧憬的未来的一部分，诗中“东方快车”“电力”都是经常使用的意象，有着强烈的现代感和未来感。在他的诗歌《神秘的理论之光》^①中，他写道：“神秘的理论之光。/我生活在困苦之中。/我歌颂阳光的能量。/牛向水里看着自己/牛不能理解自己的样子。/联系？/政治衰亡。/悲哀的余众。/生石灰。”诗没有言明“神秘的理论之光”“政治衰亡”和“悲哀的余众”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罗列了各种意象之后，以一句“生石灰”这一化学科学的用语结尾，立即使人明白那神秘的理论之光即孕育在现代科学中。当然诗人也在诗中添加了一句“联系？”，使人更容易理解诗人的意图。

由此可见，科索维尔诗歌形式上的实验，与未来主义的影响息息相关，但是他并没有紧随未来主义的潮流，而是秉持自己构成主义的理想，创造性地运用特定的未来主义的手法为自己的诗歌服务，同时吸收当时诸多流派的艺术特征，努力实现时空的立体感、诗歌的整体感、形式和内容的和谐感，而这一切都是

① *Integrali*'26, p.122; 见本诗集第13页。